



编者按

岁岁中秋，今又中秋。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，中秋裹挟着岁月的温度，从历史深处走来，承载着团圆的期许、亲情的重量。一轮明月千里共，万家灯火寄深情。无论是故土团圆的欢聚，还是异乡望月的牵挂，都化作节日里最动人的底色。本版稿件，以文字为媒，邀请者共沐清辉，同品文化意蕴，共叙家国情深。

月光里的牵挂

□许海利

每年中秋节，总与农村秋收撞个满怀。收割庄稼、晒粮入仓……农活一桩接着一桩，大人只顾埋头忙农活，鲜少提及过节的事。可每年到了中秋节这天，无论地里活儿多紧，父亲总会骑上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，奔赴几里外的小镇去购买月饼。

当熟悉的车铃声再次响起，就会看到父亲手里拎着个方方正正的纸包，从镇上归来，离老远都能闻到甜香的月饼味道。母亲会早早等候在门口，她接过纸包，放在桌上。我和姐姐凑在旁边，眼睛盯着桌上的月饼，馋得直咽口水。当分到属于自己的月饼时，我托在掌心，用舌尖一点点舔着表面的酥皮，连掉在衣襟上的碎渣都要捡起来，放进嘴里慢慢抿，那感觉比吃山珍海味还要香甜。

等到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，母亲在院里支起一张小方桌，端来炒鸡蛋、凉拌黄瓜等小菜，简单却满满烟火气。除了月饼，家里还多了几个红通通的苹果和飘着淡淡酒香的白酒。母亲将月饼和苹果切成小块，摆上桌，凑够六个菜——这就是我们家的“中秋盛宴”。

后来，我在城里安家工作。岁岁中秋，明月依旧，我总会准时拨通家里的电话，询问父母的近况。他们总说“家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惦记”，可我知道，每当月亮升起时，他们总会站在小院里，望着远方的方向，盼着我能回家团聚。

去年中秋，我终于抽身回家。推开院门的那一刻，看见父亲正坐在院中。见我来了，他满脸带笑，起身迎接我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惊觉，岁月早已压弯了父亲挺拔的脊梁，步履也变得蹒跚迟缓。母亲闻声从屋内走出，满头青丝早已染上了霜白，眼角的皱纹也愈发深邃，她用粗糙的双手紧紧牵着我，絮絮叨叨问着近况，动作早已不复当年利落。

那夜的中秋饭桌，菜品丰盛，圆月也分外澄澈皎洁。我陪父母静坐院中，闲话家常，细数流年。清冷的月光温柔洒落，轻覆在父母肩头和发间，衬得他们的身影愈发单薄瘦弱。望着眼前日渐苍老的双亲，心底瞬间涌上一阵酸涩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中秋节的美好，从来不是因为丰盛的饭菜和皎洁的月光，而是家人的相守相伴。月光会变，岁月会老，可父母的牵挂、亲情的温暖，永远像中秋的月光一样，岁岁年年，永不改变。



请关注
文旅频道·天鹅专栏

食一枚月饼 寄一腔乡思

□谢华

南方生产的月饼精巧雅致，中秋夜对着月亮，一家人围坐，用小刀将月饼切成三角块，你分我拿，配合茶慢慢品尝。莲蓉蛋黄、五仁火腿、豆沙枣泥诸种做法都不失温润的质地，甜味得绵软、细致、恰到好处。只是在我心底，还藏着来自故乡的月饼记忆。

刚来这个南方小城的时候，有位同事递给我一块老字号的双黄白莲蓉，说可以尝尝本地风味。我接过来，油纸裹得很仔细，饼皮亮黄，花纹清楚，像某种艺术成品。入口之后莲蓉就如脂般柔润，蛋黄咸香、油润不腻，确属上品，但咀嚼之间又有些心空的感觉。美味如此完整、有章法、不越界，恰似一位端庄的大家闺秀，无懈可击，可也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。这层“什么”，大约就是故乡吧。

我的故乡在北方，冬天会下大雪，秋天树叶落得很早。一入八月你经过老鼎丰的门店，就闻到川酥月饼的香味——那是实实在在的香，由猪油同面粉在烤箱中结合、略带焦味而形成的浓郁气息。川酥本身并不辣，名字中带“川”字，大概因为酥皮分层极多，恰似蜀地所见的山形。吃川酥月饼要一只手拿一只手“捧”才可以，否则酥皮太脆，一碰就散，连心疼都来不及就掉在地上。

我对故乡所怀的最深记忆是和这种脆弱酥皮连在一起的。

那时我大约六七岁。中秋节前，母亲牵着我的手，沿三条小街走到国营糕点厂门市部。柜台是木

头的，上面镶着玻璃，玻璃被擦得发亮。售货员阿姨戴着套袖，拿一张草纸垫着手，从玻璃台面下夹出一块月饼。月饼有我的手掌那么大，圆圆的，烤得黄黄的，中间点了个红点，像盖了个章。

“小心拿。”母亲把月饼递给我，用她特有的、带着一点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嘱咐我，“别捏碎了。”

我用两只手捧着，很怕掉在地上。咬第一口的时候，得偏着头，用边上的牙齿去咬，要不酥皮会“哗”地掉一身。最先碰到的是那层酥到极致的皮，一进嘴里就碎，“簌簌”往下掉，像踩在秋天的干落叶时所发的细响。内馅只有核桃、芝麻、青红丝及冰糖渣拌在一起，甜得不齁，还略带微咸，刚好解了糖的腻。有时咬到没化完的冰糖，会发出一声咯嘣响，给平淡生活里突然增添了一份小惊喜。

母亲总说不爱吃，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吃。我坐在旁边条凳上，她只是看我吃。我吃得满嘴都是酥皮渣子，她便用她粗糙的手掌给我擦拭，并说：“慢点吃，明年还有呢。”

那时的我对“明年”只是一种盼望，只感到日子太长，总认为每年的月饼都由木柜台来保存。直到后来，糕点厂国营的性质已不存在，变成了连锁超市，原来的木制柜台被拆掉了。再后来母亲走了，这时才明白：某些“明年”确实是不能永远有的。

南方的月饼每年都有新花样，有冰皮的、流心的，甚至奶茶风味的，朋友圈里晒得热闹。但我在超市货架前看来走去，总感觉缺少一点什么东西。有

一年中秋，实在忍不住馋，就上网搜“北方月饼”，结果竟找到一家老字号，下单买了几块试尝。没两天所订的月饼就用快递寄到了，但盒子已被压得变形，打开来，酥皮大部分是碎的，馅也散成东一块西一块的。把碎皮含在嘴里，原来的味道还在，核桃香、冰糖甜、青红丝的特殊气息都来了，忽然把我拉回了二十多年前故乡的那个黄昏。可不知怎么的，眼泪却悄然地流了出来。

妻子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是月饼太干，有点噎着了。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，是让我一下子想起从前，想到那个拿着月饼的小男孩，还有坐在条凳上说“明年还有”的老母亲。二十多年了，离得好远，可这一口月饼咽下去，那一幕又仿佛回到眼前。纵有千山万水相隔，此时一口月饼却让我感觉到与昔日重逢了。我捧着那盒碎了

的川酥月饼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小心，可无论怎样努力，那份简单纯粹的欢喜，终究少了几分。

每年中秋，家里的南方月饼总吃不完。我有时切开，配着龙井慢慢吃。莲蓉咽下去，确实好吃，我也承认是好东西。可我心里还是想着小时候北方的那种一碰就掉渣的川酥月饼。它不需要有精美的包装，也不用刀切，就从老家那个木柜台里夹出，上面点着个红点的那种。我会用两只手托着，用侧牙咬开，然后等着那只粗糙的手来给我擦嘴。

咬一口川酥月饼，嚼到一粒冰糖，咯嘣一声。故乡就在这声脆响里，落满了我的心怀。

一轮秋月寄乡愁

□田意安

又是一年中秋。城市的月亮悬在楼宇之间，我站在窗前，忽然就想起东北的月亮。一晃，离开故土已经十几年。乡愁像秋日慢慢浸上来的凉意，淡淡萦绕心头。

从前许多个中秋，我们并不守在城里的楼房过节，总要赶往乡下的姥姥家。所有亲人齐聚一处，宽敞的农家院子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表哥表姐在院子里说笑，一大家人的烟火气，填满了整个秋日黄昏。也有些中秋是在姑姑家度过的，满屋子人声鼎沸，姑姑姑父、表哥表姐，大大小小的侄子外甥围坐，一桌饭菜摆得满满当当。

那时的夜晚，热闹鲜活。月亮升过菜园上空，地里蛐蛐低鸣，蛙声与蝉鸣揉进晚风，混着泥土与青菜淡淡的气息。家宴热气腾腾，排骨土豆或是豆角，一锅饺子端上桌。中秋的桌上少不了月饼，五仁与豆沙最为常见，年幼的我，独爱清甜的水果馅。那时只当团圆是寻常光景，以为这般热闹的中秋，岁岁年年都会如期而至。待到年岁渐长才懂得，人间自有聚散，每一次相聚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缘分。

回想儿时，我总赖在姥姥家的院子，与大姨一家比邻而居。大姨与姨夫待我，一半严厉，一半宠溺。我调皮顽劣时，大姨会板起脸管教我；平日常又事事疼我，我想要什么，便想方设法买来宠着我，连父母都说，他们实在太过惯着我。我十九岁的那个夏天，病痛缠上了大姨。整个暑假，我日日跟着母亲去医院陪护。少年心性耐不住病房漫长沉闷的时光。有一日下午，我和母亲提出想要一台新电脑，母亲便陪着我置办。买完我径直回家沉沉睡去，心里想着，明天一早再去医院就好。可一夜之间，命运不留余地。清晨一通电话打碎了所有念想，大姨走了。

姨夫是一名语文老师。儿时无数个黄昏，他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，带我读书。落在纸页的笔墨、轻声诵读的字句，悄悄在我心里种下热爱文字的种子。后来我读了中文系，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，沿着姨夫曾经走过的路，站上讲台。可姨夫离开的时候，我身在北京，终究没能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这份遗憾沉淀于心，化作一份感念，时时警醒我，要珍惜眼前的人与光景。

年少的我，一心向往远方，想要逃离家乡那座小小的县城，想要挣脱父母的管束，总觉得辽阔的天地才有我想要的人生。我迫不及待想要长大，奔赴更广阔的世界，那时的我，读不懂故土的重量。在外读书时，趁着寒暑假回乡，工作之后，只在国庆、春节短暂归一趟故土。在外漂泊的许多年，我很少生出浓烈的乡愁，以为自己早已习惯远方的生活。偏偏是到了三十岁这一年，中秋将近，思念汹涌而来。我一遍遍想起东北的秋风，乡下院子里的月光，一桌热气腾腾的炖菜，想起那些曾经围坐在桌边的亲人。

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，可只有东北的月亮，一望见，便裹着化不开的乡愁。那轮月亮照过少年奔赴远方的热忱，照过大院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，也照过一场场人世聚散。望着中秋的月亮，旧日种种温暖，都妥帖存放在记忆深处。晚风掠过窗沿，恍惚间，我好像还能闻到当年院子里，那一缕泥土的清香。

月到中秋 人心向暖

□邢凯

中秋的月，和别的夜晚的月不同。它升起来时，城市里的灯还亮着，车流也还响着，可人一抬头，心里忽然就静了。古人没有手机，没有高铁，他们把想念都托付给月亮。于是，一轮月，照过长安，也照过汴梁，照过边关，也照过故乡。

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王建写中秋，写得真轻，又真重。庭院里的月光像霜一样明亮，乌鸦已经栖息了，桂花在夜色里被冷露悄悄打湿。不直接说自己想家，而是问秋思落到谁家。这个问题在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心里感到一阵颤动。今晚看月亮的人很多：有的人围坐在灯下聊天，有的人独自面对窗棂，有的人刚刚挂断电话，又拿起手机查看回家的车票。秋思并不只存在于一个家庭之中，每个人抬头望月时，都可能生出这样的感觉。

张九龄说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这十个字把相隔千里的两个人拉到了一起。月亮由海面升起，在小城屋檐上飘过，在村头大树梢间跳跃着。你所见之物，我也同样能够看到。但是光可以共享，并不能一同坐着。因此他说“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”，只好在梦中相见。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首诗会感觉很浪漫，等年纪大了一些再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苏轼写中秋，最懂人生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他不强求团圆，也不假装圆满。中秋的意义，并不是大家一定要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，而是即使不能在一起，我们也愿意给对方留出一席之地。因此他

说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并不是“期望人人相聚”，而是“人要活得久”。平安度过一生，相隔万里却依然惦记着你我，这样的日子也是岁月里少有的恩赐了。

杜甫的月光，总带着霜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故乡的月，真的比别处亮吗？未必。只因为家里有妈妈做的月饼、爸爸泡好的茶以及老院里的桂花树。我们所偏爱的

是月光之下那些过往岁月，并非真正

的月亮本身。离开家乡之后才懂得这句话并不是描写景色，而是抒发内心的感受。

白居易在澄望望月，也写过：“昨风一吹无人会，今夜清光似往年。”月亮还是那轮月亮，清光也像往年，可人已经在不同的地方，过着不同的日子。中秋节最感人的不是月亮本身，而是那个不断变化却又依然愿意抬头的

人间好时节

□袁家莉

中秋，共团圆

月亮还没圆，母亲就开始忙了。她翻出那口积了灰的月饼模子，用开水烫过，拿软布一遍遍擦。模子是枣木的，纹路里嵌着去年的面屑，抠不净，像一段舍不得忘的记忆。她说：“买的不如做的香。”这句话她说了一辈子，每年中秋都要重说一遍。于是“做”便成了中秋的第一个动词。

父亲不善言辞，但是买东西的时候从不含糊。一把石榴要裂开口的，籽粒才饱满；一捆藕要有泥土的，节数齐全；还有菱角，一个一个地挑选，只选四个角的。摊主笑着说：“自己家吃东西也需要这样精致吗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孩子回来了。”其实“买”的背后隐藏着的是“等”。

我到家的时

候，月亮已圆满。院中放着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摆着一只像呆头鹅一样笨拙的斗香，并且用红纸贴出了月宫的样子。母亲把月饼切

开，咔嚓一声之后就分成了几块。她一刀一刀地切，分成四份后说道：“一家人，要团团圆圆。”我咬了一口，冰糖咯到了牙齿，母亲笑着说：“还是小孩子。”

吃完晚饭，月亮就升起来了，在梧桐树梢上面挂着，又大又亮。我们搬上小板凳到院中去坐。父亲泡了一壶茶，浓浓的，倒入玻璃杯里。茶水映着月亮，杯里也有一个月亮。母亲剥着菱角，指缝间都沾上了紫色，她把菱肉放进我的碗里，就像丢了一颗小小的月亮。我们没有说“中秋快乐”，而说“月亮真圆”。

中秋节也会让人想起不在身边的人。祖母在的时候，每到中秋都要祭拜月亮。她把西瓜切成莲花的形状，放在桌子上对着月亮拜了三次，并且口中念叨着别人听不懂的话。自从她去世之后，就没有人再去祭祀月亮了。但是每到这一天，母亲总会多放一双筷子，父亲也会在地上洒上一壶酒。没有一个人说破，但是大家都明白——“思念”在中秋节这天尤其沉重。

夜晚，邻居家的小孩子手拿兔子灯笼奔跑，在地面上留下长长的影子。我仰头望月时，感觉月亮也跟着一起走了。由树梢到屋檐再到“家”，最后到达“记忆”。走得比较慢，就像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。因此，“望”就变成了动词。

第二天，我整理好行李。母亲把月饼、石榴和藕都塞进了袋子里面。父亲把菱角煮熟后装进塑料袋里并扎紧了袋口。车子启动之后，我在后视镜中看到他们站在巷子口，像是被风吹过的树木。

我咬了一口月饼，忽然就明白了——中秋节不是一个节日，而是一系列的动作。购买、制作、等待、返回、品尝、说话、凝视、思念、行走以及告别。把这些动作连起来，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圆。而圆，就是最短的一条路，由远至近；也是一条最长的路，从人间到月亮。